

◀上接B12版

丘濬的诗词世界

真情至性史诗品格

《会稿》中,还有《闻人说海北事有感二首》等诗,也是关乎民生的佳作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属于怀人之作,或怀妻子,或怀亲友,皆见出真情至性,引起历代读者共鸣。

《悼亡十首》是丘濬怀念他的结发妻子崖州金百户桂公之女之作。对于妻子,他倾诉了深情的赞美与沉痛、难以忘怀的缅怀。全诗贯穿了一个“情”字。夫妻恩爱,而相守之日短;期望建立功名,却屡遭失意;丧妻失子,悲愁交加。全诗紧扣一个“情”字,运用诗歌张力,把感情的真挚,人生的离合悲欢,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,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他有感而发,实践了他的言其情者的诗学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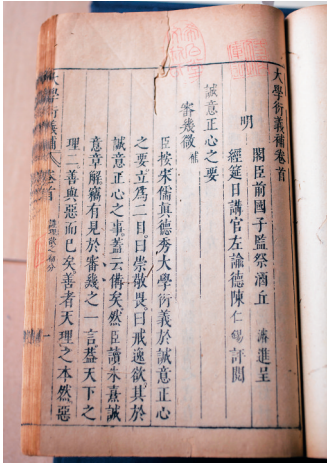
丘濬的十几首悼念妻子的诗歌,表达了一种超越阴阳时空的思念之情。其实,他的不少闺情诗,同样表达了一种人性的深刻。1449年,丘濬考场失意,留读太学。他写了《捣衣曲》。一个江南女子,独守空房,深秋的寒风穿透窗纱,想起了戍边远在阴山的丈夫。不禁在明月下捣衣。“一声孤闷添,两声双泪堕,三声四声情转多,无数离愁捶不破,须臾捣到千万声,中有万恨千愁并,不知游子在万里,今夜魂神宁不宁?”丘濬孤身一人,远离亲人,也许是借这女子之口,寄托对亲人的思念。诗中写一江南女子捣洗寒衣的情景,不仅抒发了闺情,更表达了一种忠君爱国的思想,这就比一般的闺情诗更有价值。其余,像《拟古四首》《征妇》《闻莺》等,都是抒发离情别绪之作。

感怀诗,也在《会稿》中占有一定篇幅,而且颇有艺术价值。他的《即事戊申》写:“岂有随时志?常怀隔世忧,许心徒稷契,知己却孙刘,海上孤飞燕,沙去决去鸥,敛将经世志,终老向菟裘。”这一年,1488年,即弘治元年,丘濬时年68岁。他借用典故,抒发了知己难遇的落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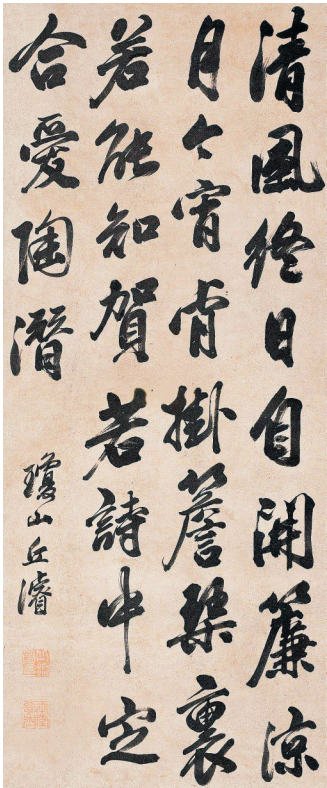
他长于咏物。菊、梅、松、荔子、雪等人诗,马也入诗。同是咏菊,他写有《叹菊》《咏菊》《瑞菊颂》《十月见菊》等;同是咏梅,则有《题墨梅》《红梅》《题梅二首》《梅窗》《梅窗琴乐》等七首。而且写得自然清新,寄意深刻,各具特色。他在《荔子》诗中写道:“世间珍果更无如,玉雪肌肤罩绛纱。一种天然美味味,可怜生处是天涯。”此诗不仅咏颂天涯物产,而且以荔子作比,对海南的人才、不居其位的人才得不到重视,深表同情和惋惜。

灯上谜,乡歌暗射帕中词。只今无复当年盛,怀古思乡重叹咨。”《归田乐诗序》也赋诗八首,《醉花》《吟月》《竞渡》《赛社》《观渔》《督耕》《结会》和《厚俗》这八曲民俗乐章,让读者了解海南源远流长的民俗风情。

丘濬始终情系故土。1488年,弘治元年,他位列九卿,作诗《我本农家子》,指出“世业在犁锄”,不忘自己的出身。“有人问我居何处,朱橘金花满下田。”这是对家乡的由衷赞美。他写了《思家》:“故园松竹渐成林,无夜思家不上心。何日得酬投老志,杖藜随意踏花阴。”他对这片土地真是爱得深沉,唯一的愿望,就是希望能够老归故里,扶着杖藜在花阴下随心所欲地行走。《得家书》写:“老来肌骨怕寒侵,无夜家园不上心。万里路程经半载,一封家书值万金。”这样的家书,跟杜甫的家书一样,何其珍贵!《客有谈及家林者偶成》云:“八月秋高露气凉,悲时感物倍思乡。白头倦值文渊阁,清梦频归学士庄。椰壳脂凝将减水,椰胎子出正分房。尚方珍饈径尝遍,却忆家林野味长。”写这首诗时,丘濬擢升文渊阁大学士。这种思乡之情,使他接连上书,求皇帝恩准他归田。弘治五年(1492)年,丘濬时年72岁,他写《壬子再乞休致奏》,痛陈他“右目丧明,左眼又将昏暗”等“即已笃废”的情况,“伏望皇上哀臣孤苦,鉴臣诚恳……放归田里,俾全名节。”拳拳之心,谁不动容?



《大学衍义补》卷首



丘濬书法

丘濬诗词与当代价值

丘濬的时代离我们已经有五百多年时光。但是,当许多眼花缭乱的文字冲击我们的感官的时候,读一读丘濬这些诗词,感到亲切,它们其实离开我们并不遥远,为这些文字里的真情实意所感动。

丘濬那些悼念妻子的诗歌,是一种心灵的对话,一种娓娓动情的倾诉。“临终咄我指,与作终天诀。双泪注不流,恋恋不忍别。”这些心窝的话,让人读了,感到悲怆,催人泪下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里有这些文字:“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;阡陌相通,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著,悉如外人;黄发垂髻,并怡然自乐。”大白话里蕴藏着真情实感。

民生无小事。丘濬对民生的关注,不仅表现于他对以牛为象征的劳苦大众的同情和歌颂,也表现于对于大雨下不止的担忧。他远居京城,边陲之忧触动着他的神经,写下《闻人说海北事有感二首》等诗作。这“感”,感得深沉。“村落日中眠虎豹,田园雨后长蒿莱。”虎豹,在诗中指的是倭寇与海盗。这是14世纪至16世纪劫掠我国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,成了明朝沿海地区的一大祸患。他选取这触目惊心的现象入诗,表现了他对民生的极度关切之情。“荆棘满山行不得,不知当日是谁栽。”这一追问,直指造成这一祸患的根源,表现丘濬忧愤之深,痛心疾首,对遭此荼毒的百姓表示深切同情。

乡愁,历来是诗人歌咏的一个重大主题。中国几千年的悠久文明,积淀着许多让人能久久回味、也让人怦然心动的乡愁。从原始先民钻木取火开始,在《诗经》的“之子与归”里,乡愁就集聚,传承下来。汉语这种方块字,是美丽的、含蓄的语言乡愁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有诸子百家,有志士仁人,演绎过慷慨悲歌、壮怀激烈的乡愁。而丘濬则着眼于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,他的许多献给海南献给家乡的诗作,始于他独具慧眼,能在平常的事物中发现美,发现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。他在家乡的风物中发现乡愁,在民情风俗中表现乡愁,在怀念亲人中弹拨乡愁的悠悠音符。这里有他的赞美,有他的眷恋,当然,他也在《送陈汝翼归琼山诗序》里写:“近来风俗殊非易”“无奈浮风日渐漓”,表现出一种无奈、一种叹息。而这正足见一个赤子的情怀。

丘濬生活的成化、弘治朝,台阁体由盛行期走入衰变期。他明乎此,身体力行,构建自己的诗风。在担任国子监祭酒十年间(1477—1487),凭借他的地位和影响力,致力于整顿当时写作风气。国子监是明代最高学府,其祭酒主要职责就是掌管封建国家的高等教育,定期为太学生讲授儒家经典。李焯然指出:“丘濬认为,文章的大旨是取决的关键,而文藻措辞则不是首要的考量。”《明史》记载:“时经生文尚险怪,浚主南乡乡试,分考会试皆痛抑之。及是,课国学生尤淳切告诫,返文体于正。”丘濬在诗文创作中,践行政教文学观和平易正文大风,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台阁体末流之失,这种革新精神具有现实意义。■